

人生
随想

秋天与远行

□ 雨茂

在文人墨客的笔下，秋天的意象繁复而又简洁，生动而又隽永；秋天的景色壮美而又凄凉，饱满而又萧瑟；秋天的情感蕴藉而又苍凉，厚重而又纯美。

秋天是生机勃勃的。“谁见过这样一片荒野？疯长的茅草葛藤绞扭在灌木棵上，风一吹，落地的日头一烤，像燃起腾腾的火。满地野物吱吱叫唤，青生生的浆果气味刺鼻。兔子、草獾、刺猬、鼹鼠……刷刷刷奔来奔去。”这是张炜在《九月寓言》开篇的一段话，在作家的笔下，秋天活力逼人，元气充沛，是灵魂的安息地。秋天也是萧瑟凄凉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在被称为“秋思始祖”的马致远笔下，秋天是简洁苍凉、生机索然的，深秋暮色笼罩下的是天涯游子凄楚悲怆的内心世界。

秋天也寄寓了作家高洁的情怀与超逸的境界追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以秋天山村常见的泉水、青松、翠竹、莲叶明志，表达了脱离喧嚣尘世、保持高洁人格的潇洒况味。但在林黛玉的眼中，秋天却是肃杀、凄苦与压抑的。“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一个极具诗人气质的纯真少女，在专制氛围中孤苦寂寞地生活在潇湘馆里，黑夜中听淅淅沥沥的秋雨敲打窗棂，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与多愁多病的身心，联想到前途渺茫无助，怎不肝肠寸断、愁肠百结！

有人喜爱秋天。倡导幽默，享受美食、香烟的林语堂说：“我爱春天，但是太年轻。我爱夏天，但是太气傲。所以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天的叶子的颜色金黄，成熟，丰富，但是略带忧伤与死亡的预兆。其金黄色的丰富并不表示春季纯洁的无知，也不表示夏季强盛的威力，而是表示老年的成熟与蔼然可亲的智慧。生活的秋季，知道生命上的极限而感到满足。”读林先生的散文，我们常常能感受到一种简单的满足感、一种有节制的阴柔之美，这恰恰就是道家思想的特质，也是秋天带给林先生的独特体验，既有道法自然的清静无为，也有圆融剔透的人生妙悟。

有人怕过秋天。著名词人李清照从秋景中感悟到的只是哀婉与凄厉，体会到的只是孤寂与难熬。“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是一个经历了国破家亡的中年女词人对秋天的参悟，满地黄花的季节，本是与亲人朋友品酒赏菊、吟诗抒怀的时节，但在这特殊的时候，美酒驱不走心寒，菊花带不来闲适，只有雨打梧桐，声声入耳，怎能不让人感到充

塞天地的愁苦与幽怨！

面对同一个季节，作家却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和思考，有许多看似矛盾的体验与参悟。秋天的確是与众不同的季节。

从前我认为，秋天是文人墨客的最爱，在浩如烟海的文艺作品中，秋天永远是首要歌咏的对象，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颠覆了我的看法。

有一年秋天，我乘火车翻越秦岭，列车时而在山谷穿行，时而从隧道中呼啸掠过，傍晚的夕阳把金色的阳光洒落在向南的山坡上。突然看见一家三口顶着落日的余晖悠闲地走在回家的山路上，父亲扛犁牵牛走在前面，母亲背着金黄的玉米秸秆走在中间，小男孩擎一根棍子蹦跳地跟在后面，不时拿棍子往两边的灌木丛中敲敲打打。他们似乎对身边飞驰而去的火车无动于衷，那一分恬淡与闲适让奔忙在旅途中的我羡慕不已，在收获的季节里享受一分闲适与淡定，人生的幸福莫过于此！在常人看来，这家人生活在人烟稀少的秦岭腹地，远离城市，既缺医少药，又音讯隔绝，他们本应该恓惶悲苦才是呀！但他们并不奢望外界的繁华，而是守着一份劳作的希望及与家人团聚的温馨，过着虽不富足却怡然自得的生活。其实，秋天属于每一个爱好生活、爱好自然的人。

秋天是适宜于远行的季节，天清云淡，秋高气爽，那深深浅浅的黄叶，那或浓或淡的花香，那悬挂枝头的累累硕果，那如浊浪般翻卷的稻穗，还有那淙淙流淌的山泉、清脆悦耳的鸟鸣、状如水墨画的远山，哪一样不带给人舒心与惬意、温馨和满足呢！

20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在东海边看月亮，望一轮明月悬挂中天，安详而静谧，近处，浪花有节奏地轻拍海岸，远处的大海波光粼粼，恍如繁星点点。我情不自禁地背诵苏东坡的名篇《赤壁赋》：“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想到身处逆境的东坡先生尚能保持旷达、超脱、乐观与随缘自适的情怀，我等还有什么不能忘怀的呢？李白在《襄阳歌》中写道：“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说的也是这种恬淡自持的精神追求吧！

林语堂把秋天比喻为老年，我不这样看，我更愿意把它比作中年，中年人虽然成熟睿智，但也负担重、压力大，更接近秋天的特质。中年苏东坡被贬官外放，在赤壁的山水中，他领悟到了超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保持了难得的坦荡胸襟。当然，中年人更易为名利所累，当我们有了野心与不快时，就去远行吧，因为秋天是最适宜远行的季节。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先生曾说：“作为济南人的骄傲，辛弃疾逝世810周年竟然在泉城没有任何纪念活动，反而在辛弃疾的第二故乡江西上饶，举办了大型学术研讨及系列纪念活动，官方民间都有参与。是年代太久，济南不记得辛弃疾了吗？是名士太多，济南不需要辛弃疾了吗？”联想起臧老的忠告和建议，感觉此语至今未过时。

任远：
建济南的“周庄”

任远(1928—2001)

是著名散文家，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文史学者。他生于济南，长于济南，对济南有着非同寻常的深厚感情。在他一生的大量著作中，数量最多、最富有深情、最有分量的，是那些颂扬家乡济南的作品。

由于工作关系和写作上的同好，我跟任远先生交往多年，他一直是我尊敬的良师益友。他为人处世的宽厚谨慎、写作的勤奋、做学问的严谨，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是2001年10月7日，下午，在济南举办的“泉文化”建设讨论会上，任远先生大声疾呼，应当建济南自己的“周庄”！他在发言中说，自古“济南潇洒似江南”，它是北方城市中少有的具有江南特色的城市。当年曲水亭街、剪子巷一带和老城内的许多地方，“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特色非常明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门城外的护城河上还舟楫如梭，帆船经小清河可以直达渤海……如今，这些昔日的风采已很难见到。我们现在跑到江苏去看人家的周庄，周庄的吸引人之处就是它保留和恢复了昔日“小桥流水”的江南特色。

我们今天搞“泉文化”，就应当建济南自己的“周庄”，在曲水亭街、王府池子一带恢复昔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泉城特色……

任远先生离开我们已快二十年了。这些年来，济南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真要重新恢复“济南潇洒似江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老济南特色，还需做更大的努力。同时也说明，任远先生“建设济南自己的‘周庄’”的呼吁，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为作家、编审)

风过
留痕

臧克家：
要会宣传“自己”

臧克家(1905—2004)

是山东诸城人，我国当代著名诗人、作家。1980年春天我到北京采访他时，曾跟他谈起山东文艺界的情况，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山东的一些文化人就是太“老实”，不太会宣传“自己”。山东是文化大省，自古名人辈出，应该加强对他们的宣传。他还举例说：当年南有茅盾的《子夜》，北有王统照(山东诸城人)的《山雨》，《山雨》跟《子夜》齐名。可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子夜》作为名著一版再版，茅盾和《子夜》都名满天下。而王统照的《山雨》却长期遇冷，知道的人不多。这其中尽管有别的原因，但与我们宣传不力也有很大关系。

应该说，臧老所言并非主观臆断，“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并非没有，盲目崇“外”却又菲薄本土名人的事情也时有所见。比如，祖籍济南的辛弃疾是与李清照齐名的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在国内乃至世界上都有很大影响。胡适曾说：“(辛弃疾)是词中的第一大家。他的才气纵横，见解超脱，情感浓挚。”著名作家梁衡也说：“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第一大家”，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连泉城广场文化长廊中的文化名人塑像，他也被认为“不够格”，被排除在“名人”之外。至于对这位“大家”的纪念，他晚年客居的江西上饶几乎年年都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在济南却几乎将他遗忘。为此，著名画家韦辛夷